

身後也於是進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
並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直文淵閣遣官召龍錫標道
登鴻訓

趙維寔曰論相須詳品望拈枚非體昔五季時唐廢帝從
珂嘗納數名琉璃甌中挾得盧文紀後相業亦不光蓋上
英智特借此以破阿黨非真謂是能得人也

諭月食脩省求直言

上林苑監典藉樊維城直糾諸臣最著之賍如曰吉田爾耕
吳淳夫及兵部郎中王登三吏科都給事中陳爾翼報聞
庚辰乳媪客氏有罪赴浣衣局掠死太監王文改嚴訊之招

宮人任身者八人蓋出入掖庭多携其家侍媵觀如呂不韋
稍更數月事恐言哉幸天奪之速也子侯國典下詔獄
辛巳錦衣衛指揮方弘璣言本衛利弊且荐南鎮撫司劉僑
前北鎮撫司徐本高上是之
大興知縣饒可久訟故左副都御史楊連之枉且乞改三朝
要典上以要典未易輕議鑄二級

壬午御史楊維垣劾太監李永貞劉若愚佐逆報聞
癸未山陰監生胡煥猷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
國樞當魏忠賢專權不能匡救且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浙直
建祠各撰碑稱頌今宜俱罷又提督張樸史永安巡撫毛一

駱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光巡按卓遵盧
永欽許其業劉弘光黃憲卿俱請祠乞加究奪因荐韓爌劉
宗周林釗文震孟顧錫畴方逢年鄭鄞沈惟炳卞士膏章允
儒熊奮渭王心一等宜加錄用上以逞臆輕詆下廷訊論杖
除名

誦太監李實奉御安置南京徐文輔司香鳳陽
工部尚書楊夢袞孫杰左副都御史李燮龍免

戶部員外郎王守履奏逆黨文臣崔呈秀田吉吳淳夫李燮
龍為五虎武臣田爾耕許顯純孫雲鶴楊乘崔應元為五彪

乙酉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陸獻明言安位雖以水西為穴

而貴陽城北綿亘千里謂之水外步仲苗時時報賊一過
河仲苗群起應之在滇則安效良在西粵則泗城等州而蜀
之鎮雄四土司皆賊之應援而奢崇明結賊同謀於水內故
安邦彥等桀驁難馴若得蜀兵五萬分扼於永寧遵義滇兵
五萬進蹙於雷益烏撒一帶黔兵七八萬分布於思播三空
陸廣之東西同時並進則賊可授首矣
巡按直隸御史卓邁劾司札太監李永貞其狡過於忠賢乞
下法司明正其罪遂下永貞獄

丙戌巡視南城御史王會圖執左都督楊六奇蓋魏忠賢從
壻走蘆溝橋執以聞

故右都督張國紀訐寃復之

丁亥巡按山西御史劉弘光言四事勤召對廣考選辨寃抑惜人才上是之

錦衣衛左都督田爾耕削籍其家爾耕婪毒好羅織都察院經歷許九臯劾之

戊子御史曹谷以戶部主事陳此心請解禁錮并改三朝要典獨不思要典為三朝慈孝作也必不可更報聞

己丑司禮太監李永貞成顯陵初永貞辭任聞逆賢敗其黨徐應元王國泰俱免於是餽太監王體乾王永祚王文政各五萬金各快泄以獻內承運庫李永貞知之即遁久而獲之

赴戍所

大學士黃立極免賜金幣行人護行歲給廩役

瑞王分封漢中莊田八千頃畝稅三分有司輸納

止蘇杭織作諭曰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封疆多事征輸重繁未遑蘇豁織造雖上供急需朕痛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役擾民不聊生朕甚閔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即回員缺暫停朕不忍以衣被組紉之工重因此二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

總督倉場戶部尚書蘇茂相言京軍歲放三百餘萬石今京
通二倉米止一百二十六萬九千五百七十三石今猶以舊
積支吾後將何繼錦衣衛官於萬曆間僅一萬七千七百六
十餘人逆墻增補見在三萬六千三百六十餘人多支米二
十七萬有奇又思匠官冊七百五十三人今增補見在三千
二百八十八人多支米三萬餘石乞查覈上從之
曹思誠為左都御史改蘇茂相刑部尚書起霍維華兵部尚
書協理戎政張鳳翼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劉遠
特召袁崇煥為左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應才為右都御
史巡撫順天

辛卯太僕寺卿梁喜環劾免

癸巳戶科給事中李覺斯上言京中五虎五彪之謠王守履
疏遺五虎之一臣訪為倪文煥命下文煥獄

插漢虎墩兔愁與習令色盟歸化城以合把氣喇嘛守之東
行降兀慎擺腰明暗等首

十二月甲午朔上以崔呈秀負國忘親通同擅權雖死尚有餘
辜法司其按律暴其罪

乙未監生王之鼎言大理寺副許志吉借黃山一案害民遂
連志吉下詔獄

吏部右侍郎兼左都御史許宗礼乞休不允刑部左侍郎李

若珪疾免

賈繼春為右僉都御史秦士文為兵部左侍郎

丙申侍講孫之獬言三朝要典近謂逆魏禁錮人才之書意祖宗在天之靈愾然不安乞皇上親序其首仍命史館以處分親崔事附錄庶要典自明逆黨自正矣

談遷曰孫之獬非護要典也護纂脩要典者也度不自堅駕求宸翰心勞日拙人見其肺肝然噫將熹廟序不足重乎亦自見矛盾矣

工科左給事中加右副都御史陳維新言要典不磨毋容更持兩可報聞

丁酉夏數魏忠賢戚屬諸閣濫廢

戊戌解經傳為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謝文錦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以耿如杞為太僕寺卿

己亥故貴陽府同知王胤昌予祭墓立祠廢子世駿錦衣衛百戶

撫寧侯朱國弼論戶部尚書郭允厚媚璫報聞

庚子郭存謙為光祿寺卿

辛丑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奏辨臣等未嘗為忠賢作碑文其食客遊士竊為之至於取旨褒贊則亦文書官稱上命票擬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彼且

操虺蝎之毒以隨臣等於後蓋彼不惟視臣等之去就輕而視臣等之生死亦輕且夫以去就生死爭之而有益於國猶若可為也虎狼之性愈觸則愈怒不得已徘徊其間冀有毫髮之益於國則亦少盡區區之心耳

壬寅大學生來宗道進太子太保孟紹虞為禮部尚書

癸卯雲南道御史楊維垣加太僕寺少卿

甲辰諭廷臣曰逆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傳曰月食修刑得非無辜舍怨兆民愁苦致然典九卿科道各陳安民察吏富國籌邊之策朕將採行之毋虛文塞責

禁章奏先泄旨抄傳

裁光祿寺胥官八百二十一人

乙巳釋放大理寺少卿惠世揚御史方震孺獄李承恩論減時刑部尚書蘇茂相謂律僭用龍鳳紋杖一百徒三年即使承恩不在八議之條亦無死法况世廟之親甥乎從之

丙午李從心為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丁未順義王卜石兔來貢

故建文臣練子寧裔孫一奎奏求恩卹下部復其官

戊申巡按直隸御史宋楨漢請卹故工部郎中萬景籍田爾耕孫雲鶴張體乾楊稟許顯純家報可

己酉南京御史劉漢言四事崇正學以培治本勵廉能以清

仕路惜名器以尊體統重耕農以節財用上是之命吏部清

汰加銜

魏良卿侯國吳伏誅客光先客璠客氏凡姪楊六奇等永茂

裁南京兵部右侍郎

復給韓爌劉一燝馮銓告勅致仕

起錢象坤為禮部尚書李康先唐大章為左右侍郎汪輝為
吏部左侍郎徐光啟為詹事林釭國子祭酒劉鍾英為國子
司業莊際昌為左諭德丁進為右贊善

癸丑李從心仍太子少保戶部尚書攝右侍郎事

甲寅諭吏部凡會典額外官如添註添設者有關勿推補文

臣非正卿武臣非勳爵絕兵官非實有功者不得加保傅等

衛命吏兵二部嚴加清汰

乙卯大孝士施鳳來奏辨胡煥猷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古

人無譏何臣之未諒也

談遷曰平勃仁傑古有幾人乎先臣李文正頗似之亦蒙

談於世平湖憤輒以藉口善學柳下惠者莫如魯男是

復故熹廟裕妃張氏封號卜葬初裕妃忤客氏魏忠賢被譖

幽之餒死

文安之為南京國子司業

丙辰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議罪刑部議崔呈秀

外吳淳夫倪文煥當削秩奪誥命田吉李夔龍褫職田爾耕
許顯純嘗違論楊寨孫雲鶴崔應元當削奪上以未蔽法命
再擬夔龍淳夫文煥吉追贓遣戍爾耕顯純論死應元雲
鶴棄戍邊

丁巳錦衣衛都督鄭士毅奉命裁覈冒濫言舊額旗役三萬
人不許命同部科往

吏部右侍郎許宗礼辭兼右都御史

庚申召故御史張慎言等

前尚書少卿黃正賓言臣戍太同內臣尅減馬價各軍鼓噪
毀官署劫典舖將吏叩頭求免比撫按劫內鎮之威莫敢奏

聞边防壞盡即一鎮可推各鎮故闈官者天下禍本也交結
連化作禍者魏廣徵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浙產冒籍
京師以考察部郎不二年驟躡尚書督理大工尅減工銀無
筭程呈芬妬其專利詆於忠賢令閑住大化睹璫局必敗典
表姪楊維垣密謀令首參呈秀為翻局地乞褫秩逐之

上命楊維垣不許往京師徐大化令回原籍

辛酉上以嘉興湖州史命改折田租有差

揅漢虎墩兔愁駐獨石塞外脅賞且東侵豐州灘套虜爾奔
勒吉能告援

孝純劉太后柎慶陵玄宮稍廣其制故前柎孝元孝和二太

后今拊孝純適相當也

戶部覆海外軍餉

遼東前鋒提兵朱梅私言建州之喪且議款上切責之
上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覺心動疑之出步階城間乃定命
撤炉香諭司香內官此何來曰宮中舊方上叱之後不許造
毀其餘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也

戊辰崇禎元年

正月癸亥朔上御皇極殿天下官未朝

永年驟大風雨晝晦

丁卯編修倪元璐上言臣典試復命入都即抄允攻崔魏者

必引東林為並案一則曰邪黨再則曰邪黨何說乎以東林
為邪黨將復以何名加諸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
首勦忠賢重論呈秀者人邪黨乎夫東林則亦天下之才藪
也其所宗主者大都稟清挺之標而或繩人過刺樹高明之
幟而或持論太深此之謂非中行則可謂之非狂狷不可也
且天下之議論寧涉假借而必不可不歸於名義士人之行
已寧在矯激而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
於是彪虎之徒公然起而背叛名義毀裂廉隅矣於是連篇
頌德匝地生祠矣夫祠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且呼
嵩而人猶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嗟乎克一無可柰

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議者能以忠厚之心曲原此輩而獨持己甚之論苛責吾徒亦所謂悖也今大獄之後豪傑僅存况奉息綸屢禪酌用而任事諸臣似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鉄案雖或薄從瀚雪未引同升原諸臣之心或亦深防報復臣以為此過計也水落石出正人相見總屬崔魏之異已即可化牛李為同心况年未借東林以媚崔魏者其人自敗即不需東林報復若其不附崔魏又能攻而去之者其人既已喬嶽矣雖百東林烏能報復之哉事理甚明迷者不悟臣所謂方隅未化也韓爌清忠有執上所鑒知而廷議殊有異同可為大怪即如紅丸議起大臣閔默爌獨侃

侃條揭明其不然夫孫慎行君子也爌且不附况他人乎迨叔奸大張爌抵觸投劾今推轂不及則徒以票擬熊廷弼一事耳夫封疆失事累有徒而時議獨殺一廷弼豈平論哉此爌之所以閣筆也然廷弼不死於封疆而死於局面不死於法吏而死於奸璫則又不可謂後之人能殺廷弼而爌獨不能殺之也又詞臣文震孟正學強骨三月居官昌言獲罪有人如此雅謂千秋今起用之旨再下謬悠之譚日甚加之窩盜豈以其前兄從龍不逞之事乎夫人知從龍以為之兄不知有文徵明之特行文彭之至德以為之祖父且賢愚相越舜象已然不問柳下惠膺盜跖之誅司馬牛受向魑之

罰震孟何罪遭此嫌讖臣所謂正氣未伸也摠之臣論不主
調停而立別白韓煥文震孟不爭二臣之用舍而爭一日之
是非至於海內講學書院凡經逆璫矯旨拆毀者併宜葺復
如故蓋書院生祠相為貞勝生祠毀書院豈不當復哉上曰
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有何方隅未化正氣未伸各書院不
許倡言創復以滋紛擾

吏科給事中劉漢儒言畿民之困自發難以來征派無虛日
而最苦者莫若招買豈料給價常少給期常遲貴賤既不相
同而緩急又不相應是名招買而寔加派也請明年為始凡
府州縣三分之一乞解折色上是之下所司

戶科給事中楊時化言裕軍需恤窮民略曰軍需首亟糧餉
次則兵甲硝磺等物聞津運之餉關外者米荳半折乾健晁
得銀易於蕩費羽書孔棘商販不至即有銀安糶乎如海運
多漂沒其存留者遂不報此計即日運而關外日匱也兵甲
不堅利虜得我甲冑三而造一臣卿出硝出黃出鉄商販至
價不時給即給而抽扣常例之費十去其五嗟乎上下相蒙
如是而欲士飽馬騰何可得也海內民窮極矣不独苦加派
也亦貪殘之吏藉口考成多方朘削以盈谿壑之欲敲骨見
髓國家有貪酷拿問之例而曾不知懲則撫按之責也大抵
循良者恟愾無華或自負居官無媿不肯逢迎而慳熟無骨

及狼狽有子者又獲上者而駕其上虛聲進而實政抑撫按
之舉勅多與民間之是非不符何以全暴汚知戢乎故察吏
安民毋使吞舟漏網即足食之上策也章下所司

戊辰大學士楊景辰入朝

兵部尚書霍維華奏辭新命且述忤璫始末薦周道登郭華
不允辭

己巳巡按直隸御史賈繼春奏薦故輔韓爌葉向高部臣張
問達孫居相曹于汴喬允升蔡毅中都御史馮從吾詞臣錢
謙益列卿翟鳳翀梅之煥臺省高弘圖張慎言倪思輝王大
年張論周士樸劉廷宣周昌晉田瑜安伸練國事陳必謙房

可壯阮大鍼王志道汪泗淪王一中張捷

庚午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株連之網宜開黃山之局宜結
起廢之特典宜慎逆璫之遺穢宜除上大是之

壬申戶部尚書郭允厚言天津餉額米從浙江湖廣山東南
直而至葦從山東北直而至道府餉司又寔董之諸臣終歲
經營而軍中時時音匱臣攷其故皆收運委官未免侵漁折
乾之故也夫本色五斗可飽通用而折銀不過三四錢市脯
沽酒不兩三日而畢矣據臣部之措發無欠而倉庫寔無顆
粒也章下所司嚴禁之

大學士來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日講

趣總督張鳳翼赴閩移順天巡撫王應身於喜峰口

癸酉禁衣飾僭侈及婦女金冠袍帶等從御史梁天奇之言也

甲戌上御文章殿講訖諭九卿曰月食脩省令百官條對御等大臣何未之見也因手勅示之

戒諭百官曰朕聞除奸賞俊人主之大權畢力竭忠人臣之大節故必藉勸繩以維法守戒履轍以勵新圖今為爾文武百官明詔之通者逆惡罪極表裡為奸盜竊國柄賞罰無章上累先帝之明下結萬民之怨此爾諸臣所目見也幸正國法內外廓清自今各脩職業毋懷私債事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犹不致忠竭節亦非所以事朕也至內外各衙門

積弊未清諛部院自行簡奏勿事虛文大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臆熒聽不從國家起念專以窺矚妄營者朕不時廉察决不輕貸一切奏議有闕國計者遵我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其大法小廉柔遠寧邇以佐朕平明之治

命司禮監斥賣魏忠賢田宅因以賜第請上曰俟東西底定留賜第以待功臣榜曰策勳府

督師王之臣奏安插降夷分置關西薊鎮宣大凡千五百餘人

減黃山價仍十二萬金前許志吉增共二十五萬巡撫李待

問奏減之

乙亥工部尚書薛貞免

丙子夜月食

丁丑江西道御史林棟隆言六事重票擬申公論惜爵賞嚴核實慎言路審机秘報聞

戊寅吏部大計命下貪官於理

己卯兵部請移毛文龍於蓋套下廷議移督帥於關門

畢自肅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礼科給事中仇維禎劾驗封司郎中周良才保定府同知王象復太僕寺卿署工部郎中徐四岳太僕寺少卿梁夢環俱

黨逆漏網報聞

庚辰南京給事中陳党言六事定聖志隆泰交惜人才慎邊
功息紛囂重名器上嘉納之

工科給事中顏繼祖言海盜鄭芝龍生長於泉盡知虛實聚徒數萬劫富施貧民不畏官而畏盜總兵俞咨臯典吳淳夫為見女姐丙寅招撫之議實飽賊囊舊撫朱欽相聽其牧楊祿揚策以為用然撫寇之後必散於原籍而咨臯招之海即寘之海今日受撫明日為寇昨春中左所之變朱一馮嚴檄楊祿揚策杳然無踪咨臯始縮舌無辭而錢神有灵冰山足倚聽強寇蹂躪內地同安海澄問故閩帥不可不去也朱一

馮忤淳夫不安其位而在閭久才識並練不妨久任故闈撫
必不可不留也上是之速咨臯下法司

御史羅元賓言國家不得其理者無實心任事之臣則門戶
為之崇也自東林出聚徒講學非不善也然壇坫設而標榜
起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因而排異已侵朝權於是有攻
東林者出大攻者攻其頗僻以備之大道可也乃於人則引
繩批根於己則堅營固壘以彼為我敵明以我為彼敵人或
自處多瑕呼朋樂善當攻人之時已開人攻之隙各攻各守
遞勝遞負有自來矣今奸邪殄滅世道一新然所誅罪璫耳
罪樞耳何與於門戶亦何與於攻門戶者事也而得毋喜其

局可翻伏机設窰以圖報復惑也又得毋切々然憂其局可
翻力為防遏以彌縫其間亦惑也夫君子小人互相指之名
今日之世草遺也不惜草小人恣禍之階并宜草君子道長
之名不惟草借門戶以錮人之弊并宜草借門戶以圖報之
端上嘉納之

辛巳命內臣俱入值非受命不許出禁門

御史楊維垣言詞臣持論之偏指倪元璐

壬午上熹宗皇后張氏尊號為懿安皇后移后慈慶宮

上以常州去年水灾折捐有差

癸未進御經筵

賜外官卓異二十四人宴

復故南京兵部右侍郎岳元声秩

甲申發帑金三十萬分給宣大東江

命安置降夷於延綏寧夏甘肅固原間初兵部請處之山海

關三屯營不許

頒懿安皇后詔

乙酉復故大學士劉一燝職

丙戌翰林院編修倪元璐上言臺臣楊維垣有詞臣持論甚
謬一疏辨難甚力怪陸盛祚東林以東林之尊李三才向護
熊廷弼然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之楊漣及提問崔呈

秀之高攀龍乎且當時於三才時惟其揮霍之略未嘗不指
之為貪於廷弼時未即西寺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
為失論失刑也今魏忠賢窮兇極惡積贓凶篡維垣猶曰厥
臣不愛錢厥臣為國為民而何況李三才以虎彪之結交近
侍律當處斬奉有嚴諭初擬止於削奪維垣不聞駁正又何
尤於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
臣盛稱韓爌夫舍爌觸璫嬰禍之蹟加以說情罔利已非矣
如廷弼爌特粟免一梟未赦而谷用之也王廷弼行賄之說
逆璫借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宮殺楊左諸
人以難於坐贓改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維垣柰

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孫慎行君子之說臣言原非矛盾蓋
慎行清望較王之案不同紅丸議雖刺深亦不失春秋書趙
盾之法使後之人加慎焉可耳夫董狐不為賣直趙盾亦未
嘗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怪臣盛稱文震孟夫
震孟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著稱以忝沈灌忤逆璫而譴斥
震孟則以荐王紀而降削均得罪於逆璫者也維垣試覘年
來破帽策驢之輩較超階躐級之儔誰為榮辱自此義不明
於是畏破帽策驢者相率為頌德生祠而希蟒玉馳驛者遂
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可勝歎哉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
垣又怪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西截人前半峭直後半

寬和耳若詆之為要錢多藏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奉命謂都
門聚講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徒
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或出邪謀必不可逆璫之驅逐
講學諸人折毀書院意符學士大夫之口自元標以偽學見
驅而逆璫遂真儒自命學宮之籍儼然揖宣聖為平交使講
學諸人而在豈遂至此哉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
力洗蔡臣矯激假借四字失崔魏之世人皆任其率性為頌
德生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豈不猶賴此人哉
而非謂臣之有取於假及東林賢者之於名義盡假也東林
自鄒元標王紀高攀扈楊連外如顧憲成馮從吾陳大綬周

順昌魏大中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真理學真氣節真清操真吏治成遣如趙南星之真骨力真擔當餘被廢諸臣，不敢冒荐存沒不同並以真著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維垣以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崔魏之滿貫久矣不過聖明誰攻而去之維垣以無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假崔呈秀舞蹈稱臣於逆璫其餘諸臣便亦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崔魏為對案臣謂正當以崔魏為對案也夫品節試之於崔魏而定矣有東林之人為

崔魏所恨必欲殺之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而勅節不阿或逐或遠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譬之以鏡別妍媸絕之東林在今日當曲原其高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十之瑕而揭，罵代逆璫分謗斯亦不善立論矣人才不可不惜我見不可不除衆鬱不可不宣群議不可不禁顧維垣之熟計之也上是之

丁亥以劉廷元為兵部尚書孟紹虞為礼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賀逢聖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禁光祿寺鋪墊以去冬十二月萬壽節行戶進鹿例輸六金閣人苛索至費十四金不收太常寺卿署光祿寺少卿事岳

駿聲以聞

戊子丘兆麟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王從義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上命磔魏忠賢屍於河間斬崔呈秀屍於薊州又戮客氏屍魏志德希舜希孔撫民希孟楊文昌胤昌祚昌馮繼先傅之琮董永忠崔鐸王祿俱永代瘞地魏良棟年四歲鵬翼三歲崔鍾七歲鑰三歲以狝釋釋放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各追贖原籍文煥五千金淳夫三千金餘各千金
已丑御史李燦然言積弊繫國家大命近來價驟高民間嗷嗷每歲漕糧早入京倉而買糴之法決不可不為講求乞將

籍沒私奸充餉銀十萬兩充糴本委戶部一官不論菽麥稻黍隨便收買至米貴日平市新舊相仍子母相轉可備水早有益於國家經久之計章下所司

太常寺少卿阮大鍼請合笑天啟時奸狀略曰汪文言以徽州庫吏逃罪投王安幕下引左光斗入幕移官之疏紛迎合此中外謀傾宮眷之始也御史賈繼春疏竭力爭汪文言等嗾臺省諛王安佐楊漣左光斗繼春削職此中外謀殺言官之始也吏部尚書周嘉謨雅重熊廷弼復任經略而重處姚宗文馮三元自是所處必曰宗文三元之黨此又中外謀壞封疆之始也汪文言處霍維華以謝王安逆閹效之遂戚

晚撼中宮此又中外謀危母后之始也

談遷曰當寬決之會涇渭迥懸而邪孽深固謂富貴自彼
致之護萌惜芽餘說而出陳爾翼楊維垣阮大鍼輩各文
飾奸言回惑天聽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而大鍼尤無所忌
覆及邦家貽禍後日安得投畀豺虎以杜其源乎

二月癸巳朔遼東督師尚書王之臣奏遼地千里棄擲於腥羶
者七年今欲尺寸而收之惟在以遼民實遼土民有力者聽
其自墾無力者酌借屯本為資俟秋成徵還自寧遠以西及
左右近城者舊貫可仍自此而東又為戎馬之場須分三等
其近城處泉甘土沃為上三年起科稍遠而瘠為中五年起

科至於窮邊沙鹵之場為下永不起科命行之

甲午上厭章奏冗長諭各衙門條奏簡明毋出千字如詞意
未盡或再奏聞

御史張鑣論媚璫之臣三等漏盡鍾鳴如劉志選等希榮于
進如楊夢袞李養德等來机報復如朱童蒙等各賜處分志
選宜依律擬罪

乙未諭選宮妃

大學士施鳳表張瑞圖主札劄

辛丑命自元年二月所發章奏俱限十日內題覆如仍稽違
部科立劾

癸卯命翰林侍讀溫体仁直經筵日講

甲辰黃州知府胡芳桂上八事曰足用莫先富民富民莫先
禁奢曰農工商賈各執其業而天下治曰漕政壞於旂軍之
貧運官之不肖把總之需索曰欲民安化俗莫切於用賢令欲
賢令莫切於郡守司道之監臨撫按之監察曰天下臣僚著
於其職者命之久任曰停止進李納附曰免當舖助餉助工
章下所司

四川監軍叅議曹大受奏西南土酋獨安民為勁其所據之
巢又為天設之險其受地則水內水外悉皆沃壤一年耕可
足三年之食其頭目則遇有警各率所部裹糧持器不費安

氏斗米寸鉄今欲剿之非黔蜀交攻不可何也貴陽距蜀千
有餘里而遵義永寧又隸於蜀為賊之後戶黔急則走蜀勢
有必然宜令蜀撫兼制黔事以調遣遵義永寧畢節三路之
兵如議剿而圖大創在相天時而察地利何謂天時安民寓
兵於農當三四月間民方急農驅之即戎必不悉眾以赴此以
實乘虛天時之不可失也若論地利貴陽至陸廣百里一河
深隆天之所以限南北也廣陸至大方百七十里賊巢甚置
進退皆難僅可據險而守獨畢節一路與四夷交通今為賊
據如進兵必先取畢節臣按自永寧至赤水約百五十里路
無險碁赤水有城可屯宜結一大營厚集其眾進百六十里

為軍節至大方不過五十里大方震恐必悉眾來拒此必鼓
勇一戰可奪而據之據軍節則四夷救援之路塞然後遵義
永寧之兵同日並舉彼方欲救軍節而又恐遵義之擬其後
欲守遵義而又恐永寧之搗其虛彼應接不暇其鋒自折此
剿之策也但黔蜀見兵不過五六萬餉之兵少莫若扼險而
守斷各夷應援之路絕其商販禁苗仲耕鑿之利此守之策
也若師老財匱宜馳諭道臣為夷人信服者先會雄鎮酉陽
二土司議定後上疏請旨定奪不三四月自可成功蓋鎮雄
女主為安位之外祖母每諭位令速撫以脫己罪以外母諭
外甥便一也酉陽之長子冉天胤朱總督題為叅將向表傳

目把之書因以通安使便三也得此二便曉諭禍福何慮不
服此議撫之策也章下所司

丙午札科給事中閔可陞言起廢盛典如魏忠賢未用事之
時先經罷免及魯為撫按所糾叅又如初受忠賢嗾使擊排
善良後無當其意亦遭斥逐自宜徐為商確若毫無區別概據
訪冊愛憎互出毀譽並存不幾虛起用之屢旨而負情才之
聖心乎上善之

丁未建州駐兵河上邀截降人難民總兵滿桂遣守備張守
印以三百人潛渡河殺者甚衆斬三十一級
蘇松常鎮水災命折光祿寺白糧一年

免楊漣熊廷弼等誣賊

吏部奏寃陷諸臣復原官給還誥勅大學士劉一璟韓煊吏部尚書周嘉謨崔景榮余懋衡侍郎陳于廷南京戶部尚書周希聖侍郎區大倫札部尚書李思誠李騰芳孫慎行侍郎張翥張鳳翔孫居相李瑾岳元声郝名宦解經邦劉策沈演朱世守工部尚書朱光祚右侍郎南居益董應舉都御史曹于汴喻安性郭尚賓程正己畢懋康楊鶴劉可法通政倪思輝徐一棻王孟宸韓國藩劉宗周寺卿曹珍易應昌韋蕃陳胤叢倫肇脩寺丞蕭毅楊一鵬彭鯤化姜習孔彭惟成詹事曾楚卿錢謙益翰林葉燦文震孟侯恪陳子壯方逢年姚希

孟庶吉士鄭鄩應天府尹談自省太僕寺卿莊欽鄰曹一召姜志礼韓策陸完學滿朝荐劉維忠張涂孫之益馮孟楨倪應春羅汝元歐陽調律張捷涂喬遷江先岸史弼徐如珂王沆錢春玉國瑚盛世承彭遵古傅宗臯陳之聞汪之彥司丞吳殿臣

戊申給事中顏繼祖言先臣萬燝周起元周順昌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繆昌期丁乾學宜贈廕陳子壯顧錫嘏方逢年彭汝楠游鳳翔馬鳴起莊欽鄰劉麟長徐應秋徐天衢馬任遠張孔教蔡思克邢紹德顧宗孟梁廷棟袁業泗宜起用勅李師沆聶慎行命下部議

戶部尚書曹爾楨刑部尚書蘇茂相並免爾楨前撫山西桐
魏忠賢至是劾去明年追論削籍

御史高弘圖劾順天府丞劉志選太僕寺卿梁夢環逮之
壬子戒廷臣交結近侍諭曰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
人臣守正奉公交通甚為非法昨魏忠賢崔呈秀表裡為奸
變亂祖制貽禍生靈業已經誅人臣苟無私心何必巧營別
竇若夫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上結主知天高聽卑朕方廣
詢博諮達於踰階歷位爾後宜各愛身名倘蹈前轍許科道
糾參務醒積習

建州二萬餘騎屯錦州塞外以都令為嚮導攻克拱兔男青

把都板誠盡有地產青把都適復西誘東不的典合不聽我
兵亦出哨截之回巢

前戶部尚書汪應蛟卒婺源人甲戌進士

戶部尚書郭允厚兵部尚書秦士文並免

罷薊遼督師王之臣命袁崇煥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
督師薊遼登萊天津移駐關門

遼東總兵馬世龍失事下獄

癸丑始御經筵賜諸臣宴及金幣

逮薊遼總督劉詔御史高弘圖劾其陷耿如杞媚璫也

丁巳南京文選司主事臧照如言易名之典如周順昌高攀